

梁山泊 禁酒之后

——有感于新《水浒》删酒戏

□李捷

报载,安徽卫视对新版《水浒》下了“禁酒令”,对新《水浒》里的饮酒镜头进行适当处理,删减一切不必要的饮酒画面,或者以打马赛克、虚化等方式进行重新制作。据称,这样做的原因是播出方担心梁山好汉们的江湖习气会对观众产生负面影响。

播出方或是出于好意,但笔者对此做法却不敢苟同。这样一部男人戏,要的就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豪气,特别是武松打虎的情节,不喝酒,武松怎么上山打虎?电视台此举无异于因噎废食。

由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梁山英雄们在禁酒之后的遭遇——

智多星吴用向宋江建议:公明哥哥,山上兄弟嗜酒如命,官府认为与“基层干部”形象不符,不愿收编我等,当下唯有严令禁酒、重塑梁山形象,才能“早招安、心方足”。宋江连连称是,第二日就颁下禁酒令。为确保禁酒成功,他还设计了一种叫“马赛克”的恶毒刑具,在山上张榜明令:但凡有人违令饮酒,一律用“马赛克”击其面颊,使其脸上模糊一片,五官毁容。

没几天,几位熬不住的主儿偷偷饮酒,真就被“马赛克”毁了容。“青面兽”杨志升级为“黑脸怪”,“浪里白条”张顺成了“干烧黑鱼”。这回大家伙怕了,只好苦着脸,流着泪戒起酒来。

渐渐地,“酒精考验”的梁山好汉体内不知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一个接一个犯了“肌无力”的毛病。这不,那日好汉们在校武场习武,鲁智深看一棵茶杯口般粗细的杨树不顺眼,便走上去抱住树干,想要炫一炫“倒拔垂杨柳”的神技。不料他龇牙咧嘴使了半天劲儿,那树愣是纹丝不动!在众人狐疑的眼光注视下,花和尚脸上挂不住了,只见他饿虎一般扑上去,连用了立、蹲、仰、卧、跪等多种姿势,使出拔、推、拉、拽等各种神功蹂躏小树,累得全身又是泥又是汗的,那树依然不识趣地扎在土里,迎风傲立。花和尚颓然倒地,以袖掩面,痛哭道:“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气力。如今没酒吃,便如废人一个,洒家还有何脸面见众兄弟!”当晚月黑风高,鲁智深越想越羞愧,便在住处圆寂了……

禁酒令颁发两个月后,最令人痛心的事情发生了。行者武松为了下山一解酒瘾,主动向宋江申请“外派”,任务是到清河县招兵买马。路过景阳冈,他便急不可耐地钻进酒家,吆喝小二上酒。小二苦着脸说,梁山禁酒令管到景阳冈了,此处无酒,但冈上还有大虫。武松不屑地说,不就是大虫嘛,待俺再杀一只,赶到清河县痛快吃酒。不承想,这次无酒气可仗的武松上得冈来寻得大虫,却腿脚绵软、棍棒无力。没几个回合,老虎就把他咬噬得血肉横飞、体无完肤,敢情是要为“前辈”报仇呢。

宋江闻讯赶到景阳冈,武二郎已快断气了。弥留之际,他握住宋江的手道:“公明哥哥,我心中一直有个疑惑想不通。”宋江哽咽道:“好二郎,你说吧。”武松气若游丝:“咱梁山好汉意气相投,因酒结缘。俺们喝劣酒,但不给劣酒做广告;俺们喝假酒,但从不过假酒。官府如今只抓落草的,不抓醉驾的……哥哥,咱跟酒没仇,您为啥恁般禁酒呢?”说完,双手一撒,溘然长逝。

翻拍经典,容易还是难?

我看《水浒》原著,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那位看官问了:你才多大?答曰:三十多年前,10岁。

小小年纪,看了那么厚的书,原动力只有一个——那时,山东电视台拍了几部系列的“水浒”电视剧,最先推出的是“武松”,之后还有“鲁智深”、“顾大嫂”……那个时候,武打片方兴未艾,孩子们都很是认可那些水浒英雄。若干年后,在一期老旧的刊物——山东省群众艺术馆的《群众艺术》上看到了金莲姑娘的相片,心中竟泛起涟漪,记得当时祝延平手持钢刀对金莲道:你罪该万死!金莲回道:我死有余辜……你看,一下子,一个小学生记住了两个成语,这是多重要的影响啊。

我不想说,看山东电视台那一版“水浒”好像是昨天的事,因为央视版水浒才是“昨天的事”。央视这一版水浒,在山东观众眼里,问题不小,问题很大!问题在哪里?李雪健演的宋江呗,在山东郅城,拾破烂的都比他有英雄气概!

今天再看山东卫视播出的“新水浒”,刚刚演到三分之一,或褒或贬,都似不宜这样早地做出判断。只有一点感受,可以现在就提出来:这个新水浒,应该算得上成功。咋这样说呢?无论是爱看新闻的,还是爱看“非诚勿扰”的,都在看新水浒,没换台!我能定下神来看《潜伏》,是

在好几集之后,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水浒”比《潜伏》抓人要快。为什么?累了一天,谁愿意看电视还那么用脑子?看几张俊俏的面孔放松一下,也就睡了。

很多人喜欢看电视不用动脑子,看水浒尤其是这样,人们根本不是为了看故事而来的,因为那故事实在是耳熟能详。不信你看我身边这个标准的90后、刚上高中的男孩怎么说的——

演到林教头不走运,就要“风雪山神庙”了,身边男孩轻轻说了一句:那雪正下得紧。

我说:哟!会背了!

他说:我们课文里有。

我说:对对,我也学过。

无论哪一版的水浒,都是在这样的“群众基础”上铺排演绎的,这是它先天的优势,也因为如此,在剧情上任何寻求“突破”的努力,都很有可能会是“瞎耽误工夫”。而“尊重原著”恰恰可能是最有效、最艺术的创作手段。至于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怎样让若干亿的投资显示出它的价值,我想,懂得观众看电视剧的心态才是成功的关键。

抓住观众的心,办法有很多,新版水浒,好像有些手段。

先看新版水浒人物,“我们都认识”——宋江,不就是那个谷子地吗?样子不油腻,沉稳老练,还透着一点狡黠,山东人这下满意了吧;林冲,不就是男模胡东吗?晁盖,不就是上海滩里

周润发的情敌丁力吗?哈哈,景岗山也来了,阎婆惜不就是那个那个……总之,都很眼熟啦!

说新版水浒人物造型好,央视版“水浒”的编导们有话要说:我们的人物形象很糟糕吗?

宋押司的样子……是我弄错了吗?你去看看书啊。

林冲有点“面”?高衙内抢他老婆,他都能忍,还想着充军几年,回来继续做公务员呢,这样的人不“面”,谁“面”?

总之,若把央视版水浒人物——扒出来,导演准能找出形象定位的根据。

人物造型的事,到了新版水浒就简单多了:第一,要脸儿熟,第二,要漂亮,越漂亮越好!尤其是旦角,不光要漂亮,还要亲近观众,婆惜与金莲,都跟邻家小妹似的,还有那“走西口”的西门庆官人,与金莲娘子太般配了,弄得你也想毒鸩武大郎了吧。

难道新版水浒就这样成功了?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翻拍经典,换几个熟悉的清秀面孔就可以了?

编剧和导演说:我们有改编。

确实有,至少是有改编的冲动和愿望。这在第一集表现得最充分,那样的开头,你以前看过吗?没有吧,这就是“创新”。

我承认,新版水浒在试图改变一些旧有的认识和思维模式方面做出了尝试。

比如,新版水浒不想走央视

□马永

版的路,把宋代的市井风情——搬演一番,弄一幅80集的“清明上河图”。

新版水浒也试图告诉人们,当年写《水浒传》时,施耐庵大爷也很纠结,他也并不认为金莲娘子就是“天下第一淫妇”,至少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今天的金莲娘子水嫩得叫人眼疼,温柔得观众替她委屈。我想,编导们的这一思路,应该说是可取的,甚至在一些段落里获得了成功。

可惜,编导没有坚持下去,在沿着愿望的路前进不顺利的时候,编导们不自主地返回到了老路上去,而且越走越远——

金莲见了西门庆哥哥,一切都变了,不仅完成了“女主动”的欢爱方式,而且鼓动官人痛打了捉奸的大郎,最终,毒杀亲夫的活,也由金莲一个人办了,没王婆和奸夫什么事,他们似乎只是站在一边鼓掌叫好的。看了这集,我几乎忘了前几集的金莲,只叹一句:“还是那个女人!”

很明显,在完美强大的原著面前,任何在故事情节方面进行改编的企图,都会无果而终,没有适得其反已是万幸,因为——没那本事。

翻拍经典名著,容易吗?就是这样容易。难吗?就是这样难。

中国的四大名著,已经全都拍过一遍,也翻拍过一遍或者若干遍了。我断言,还会继续翻拍下去,就在明天,或者后天。

品评 新《水浒》

旧形象在现代话语空间获得再创造

□王涿泉

央视率先拍摄的经典电视剧——《水浒传》,已无需笔者多费言语。彼时的中国电视剧还未经过如今这般亢奋的状态,产量更不可同日而语,故稀少而珍贵。现今新水浒终于开始热播,张涵予演技卓越,不落李雪健下风,同样是宋江心中郁卒矛盾,几集过后,滋味却迥然。第一集补完老版本未能登演的洪太尉误走妖魔,成全了原著的几分神话气质,到了恶妇药鸩武大郎,竟重塑潘金莲形象。香港导演鞠觉亮的视线方向,与老版差异巨大。

老版本的唯物史观,即是追问“农民起义失败的根源”。这在新版本中并没有从正面呈现。相反的,有血肉的情感是新剧较之老剧的改良,情是为了表现阶级斗争而存在的脸谱化的各色人物,在新版中获得解放和突破。他们的内心纠结处、真情流露时,占据了最多笔墨。老宋江最让人奚落厌恶的跪拜皇帝的形象转而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对其脆弱人性的渲染

和兄弟情义的张扬。大量的处理手法,如宋江要杀阎惜娇之时,也是一番内心争斗,树立起一个全新的人,却没有污损宋江的正面形象。最后阶段他说服大家招安,也清楚分明地表示是为给弟兄们谋个出路。可以说新版天罡地煞之中,宋江是一个被提倡的而不是被批评的人物,其政治符号被寻常情感悄然消解了。

新水浒的另一个改变,是给了女性形象充分的发言权,让她们说出了自己的理由,而并没有偏向于任何一方。潘金莲的改动可谓最惹争议,首先仅从新剧里的表现看,她已改变了传统视域下的荡妇形象,也不能以一个符号、一个推动剧情的因子来片面看待。其大量的挣扎与犹疑的内心戏段,完成了对她的重新塑造——作为一个完整的女性出现。她的堕落不是自我意志的表达过程,而是整个邪恶体系的矛盾交汇——一个封建制度下被迫害的女性身份,在王婆以告发

其与西门庆的奸情为要挟之后,终于无力地“就范”了。与老版本王思懿洗浴时的身体展示不同,新版本的潘金莲洗浴过程充满了对自己身体的厌恶之情。之后对武大郎以砒霜加害场景中,经历了扭曲的内心挣扎,虽然无法掩饰罪恶的行径,然而这样一个有血肉、可以独立思考的女性,表现出的优柔寡断、天真与狠毒,与固有观念中的“淫”字已剥离。如被冠以淫妇之名,反倒显得现代观众封建老朽了。同时令笔者惊叹的是,这个经过现代审美观念处理后,被迫堕入深渊的潘金莲,比之当今某些热心为金钱权势献身之女性,可谓对现实的辛辣反射。旧形象的再创造,在现代话语空间显示迥然的意义。

然而新版本提倡的兄弟情义,较之老版本“该出手时就出手”,情虽动人,却大气不足。新水浒中的英雄人物,因其内心戏大增,平添了许多纠结苦涩的意味,从而少了份超脱之感。

精神上自由洒脱的境地总为唯唯诺诺之国人所向往,如今发现英雄们自怨自艾与常人无异,英雄形象平民化了,虽有丰实血肉,却消散了强力的光晕。少了这几分放浪形骸,胆大包天,每一次劫难过后,对挑战与重建新秩序的信念与依赖也显得匮乏。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喝酒吃肉的场景,与老版本相比,人情只是寻常事。好在好汉们武功特别高强,肌肉依旧发达,否则真贻笑于众人矣。不过若说起强健的肌肉,新水浒的粗壮汉子已较之从前缩水不少,小白脸们极大地伤害了观众的感情,九纹龙史进光着膀子登场,若非遍体文身,真仿佛一阳光少年,一个成块的肌肉也遍寻不到,竟敢赤膊上阵,毫无硬朗气质可言。真要感谢剧中留着粗黑胡子的野蛮汉,他们的造型拯救了整个电视剧的审美感受,在笔者担心“纯爷们”、“真男人”都统统在电视剧里消失的时候,他们咋咋呼呼地冲了上来,让人感到些许痛快和过瘾。

